

世相放谈

何为吉兆

□李伟明

史书上常有祥瑞之兆的记载。对此,有些皇帝特别喜欢,有些皇帝则不以为然。

比如,《续资治通鉴》第十二卷记载,宋太宗雍熙元年(公元984年)十月,岚州献上一头角兽。大臣徐铉(文字学家、文学家)等人认为这是吉祥的麒麟,宰相宋琪等也上表庆贺。宋太宗却说:“这些珍禽异兽,对治国有什么益处?只有国家太平、民风淳厚,才是真正的祥瑞!”

宋太宗这个观点当然很正确。种种祥瑞之物,听起来很美,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。如果真能做到国泰民安,没有那些祥瑞之物又有什么关系?

不过话虽如此,皇帝们能不能真的始终把百姓放在首位,不把虚头巴脑的祥瑞当回事?恐怕并不容易做到。反正史书上,各地进献祥瑞的记载并不少见。《续资治通鉴》第十九卷记载,北宋至道三年(公元997年)六月,刚上位不久的宋真宗(太宗之子,北宋第三位皇帝)对宰相说:“各州频频进献珍禽异兽、祥瑞之物,这些东西实在没什么好处。能够庄稼丰收,又能得到贤臣,这才是真正的祥瑞。”随后,宋真宗下令各地不得再进献珍禽异兽和其他祥瑞。你看,才过了十几年,最高统治者又一次提到祥瑞的事,说明这个问题还挺普遍。所以说,凡是顽瘴痼疾,不下大决心是解决不了的。

极具讽刺的是,同样是这个宋真宗,后来却完全变了个人,成了可谓最热衷祥瑞之事的皇帝,连“天书”这种闹剧都搞出来了。《续资治通鉴》第二十六卷记载,景德四年(公元1007年)五月,汀州一个叫王捷的黥面士兵,自称在南康遇到一位姓赵的道人,送他一把神剑。道人自称是“司命真君”。此事经宦官刘承珪报告给宋真宗,宋真宗居然赐名王捷为“中正”。祥瑞之风从此大兴。《续资治通鉴》后续记载中,王钦若、丁谓等人不断上报各种“祥瑞”,宋真宗也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喜欢装神弄鬼的皇帝。

为什么臣下总是喜欢报告祥瑞,而且即便皇帝说了别报,仍然有人乐此不疲?主要原因是拍马屁没有风险,拣好听的说总不会错。更多时候,皇帝就算批评,也常常是“自罚三杯”式的处理,不至于动真格。更有甚者,很多皇帝可能心口不一,嘴上说不喜欢,心里其实很在意。某些“人精”摸透了这套,所以这类风气屡禁不止。

说实在的,所谓祥瑞,纯属胡扯。大自然气象万千,和某个人的治理有啥关系?尤其古代那种生产力水平,更不至于改变自然现象。非要把天上出现几朵好看的云、飞过几只少见的鸟、长出几种奇特的动植物,都归结于皇帝的英明,这是什么心态,明白人自然清楚。

把关注点放在这种无聊之事上,恰恰是内心缺乏自信的表现。自古以来,所谓祥瑞,都是用来衬托皇帝英明神武的。越心虚的皇帝,越搞这一套。包括为了巩固地位,叫人不敢乱打主意,就给自己编个传奇出身(比如出生时祥云环绕、百鸟朝鸣,或者在娘胎里多待了一年半载等等),也都是底气不足的表现。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刘邦就给自己编了个故事,说他母亲曾在河边掌蓍,梦中遇蛟龙而有孕——你看,为了让人信服,刘邦不惜让亲爹戴顶绿帽子,可笑不可笑。

推及其他方面,道理也差不多。凡是迷信身外之物的,都是因为自信不够,所谓“缺什么就炫什么”。这种心态到今天仍有市场,只不过形式变了。很多领导干部,就信风水、信命运。他们关心哪座庙灵验、哪个地方风水好。新官上任要选吉时,办公室布置要请“大师”指点,选入还要看生辰八字……此类荒唐事层出不穷。某地有个“一把手”,迷信到每用一个人都要看对方“八字”,还专门选了一个“八字相合”的当“大秘”。最后,自己和秘书却双双落马,让人唏嘘。时代已经过去千百年,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不知进步了多少,怎么有些人在这方面还毫无长进?

倒是宋太宗和早年的宋真宗说得在理:真正的“祥瑞”,最大的“吉兆”,其实就是社会稳定,百姓安康,官员贤能。整天搞那些自欺欺人的把戏,不如实实在在于干点有益的事。把心思放在做事创业上,努力维护公平正义,关心公众利益,追求真善美。这样,天下自然太平,海晏河清,人间无处不祥瑞,无时不吉利。

■编者按:在赣南红土地深处,宁都中学已走过110余年风雨。一个教育世家,五代人跨越世纪,将生命之根深植于同一所校园。从清末进士邱璧毁家兴学、开启民智,到其子孙邱彬、邱炽、邱仲园、邱昌明薪火相继,他们以不同方式诠释着“教书育人”的永恒真谛,折射出中国教育工作者无私奉献、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。值此第4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,谨以此文致敬这片红土地上所有默默耕耘、点亮未来的教师们。

烛火长明 师承五代

——宁都邱氏家族百年教育纪

□温谈升 文/图

近日,宁都中学的紫薇盛开,阳光穿过枝叶,洒落一地斑驳。校园里的一砖一瓦,浸润着110余年的馥郁书香。1914年秋,枫红似火,宁都籍清末进士邱璧,毅然辞去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的江西省审计处处长之职,回到故土,创办江西省立第九中学(宁都中学前身),甘任月薪仅八十块大洋的中学校长。时光流转,这扇校门,竟成为一个家族五代人接力守护的精神家园。

薪火初燃 杏坛奠基

1904年秋,北京贡院。29岁的邱璧展开考卷,考题直指时弊——“如何兴农桑以足民食”。这位宁都石上镇莲塘村考生,笔下流淌的不仅是策论,更是对家国命运的忧思。金榜题名时,十里八乡锣鼓喧天。朝廷授其江苏即用知县,正七品官帽足以光耀门楣,但他心系赣南——十八县仅一所中学,多少农家子弟无缘学堂。

三年后,邱璧做出惊人之举:辞官赴南昌,与同仁创办豫章法政专门学校。面对不解,他淡然道:“官帽能管一县,学堂却能育百代。”

1914年春夏之交,任职江西省审计处的邱璧,见教育厅文件:全省设八所中学,赣南唯赣州一所。他连夜疾书请愿:“赣南幅员千里,学子往返赣州需半月,何不于宁都增设?”他详陈宁都地处中枢,可惠及周边七县学子,省却一半盘缠。

省府特批在宁都设“江西省立第九中学”,但需邱璧亲自主事。他当即舍弃高薪,踏上归途。赣江舟中,他自语:“先祖文仲公身为光禄大夫,尚知兴学助教,我岂能惜这点薪俸?”

校址选在宁都西门外旧考棚,暂借县立中学(原梅江书院)办学。邱璧日夜奔忙:白天监工修缮,夜晚伏案写募捐信,致函赣州乡绅、南昌同窗乃至南京旧友,末句总不忘:“宁都子弟若能成才,便是先生们的功德。”

数月后,校舍初成,教师聘金尚无着落。邱璧揣着三个月薪水,拜访县里前清秀才举人。石上镇老秀才曾先生婉拒:“教了三十年私塾,犯不着凑新学热闹。”邱璧坐其门槛,从晌午等到日落,细说新学算术几何、火车轮船……老秀才叹:“邱进士,非不给面子,怕误人子弟。”邱璧深揖:“只要先生肯来,教法共商。”

1915年春,考棚后院古银杏抽新芽,师



宁都中学创始人邱璧。



邱昌明在为学生辅导课程。

生迁入新校。转型年代,邱璧以超前视野打破教育特权。他立于临时讲台,风吹讲稿哗哗作响。他掷地有声:“我邱璧立誓,此校要让穷孩子也能读书!”并当场宣布:家有三亩以下薄田者,学费减半;孤儿免学费,管午饭。

邱璧身兼校长与国文、修身教师。其编撰的《尚书新解》《尔雅注》页页批注密布,治学之严谨跃然纸上。学生借阅抄录,他扉页题字:“学问如掘井,深挖方得甘泉。”墨香中寄寓厚望。他常诫教师:“师者,不仅授业解惑,更要以身作则。”身为进士,却不拘泥旧学,大胆引入现代学科。建校初即设美术课,画笔勾勒童心之美。他倡导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”,常带学生走出校门感受新文化,让传统焕发新机。

星火燎原 持炬归乡

长子邱彬,自幼浸润父亲理想。邱璧常持《说苑》教导他:“刘向言‘书犹药也,善读可医愚’,此愚非仅个人蒙昧,更是世道沉疴。”此语深植邱彬心田。

1918年,邱彬毕业于父亲创办的省立第九中学,后赴京入北大补习班。1919年五四风雷,他高举标语木牌走在北大学生前列,参与火烧赵家楼,是32名被捕者之一。即便被捕,铁窗望月,他想起的仍是宁都老宅油灯与父亲誓言,更深悟:欲让孩子安心读书,须先破除旧时代桎梏。同年秋考入中国大学(中国人民大学前身),1925年毕业回赣州任教。

1949年12月,新中国红旗招展,邱彬怀抱初心,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母校任文史教员。鬓染霜华的他,藤箱装满课本,眼中光焰未熄。教室门口望见窗台绿萝,忽忆赵家楼火光——教育与革命,皆于暗夜播撒光明。

他的国文课鲜活有力。首讲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,至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,合上课本:“三十年前,我在北京街头喊‘还我青岛’,与陈涉举火把一样,皆不愿活人被旧世道窒息。”解棉袄袒扣,露胸口浅疤:“此乃军警枪托所留,至今犹烫。读书非为穿长衫当老爷,是为宁都山更青,天下

路更平。”

退休日,他立于父亲当年立誓处,看操场上嬉闹孩童,想起母亲所授“志在四方”,此刻顿悟:所谓四方,终归一方水土;所谓理想,是将己身荆棘路,铺作后人阳关道。

扎根乡土 薪火不熄

邱彬之子邱炽,1936年宁都中学高中毕业,考入青岛大学,后任教山东大学。

1948年秋,麻省理工学院邀约函至,邱炽将其塞入《电磁学通论》扉页。同学周明轩不解:“麻省实验室强十倍,你不去也罢,山大亦留你不住?真回山沟?”邱炽摩挲祖父题字“教泽绵长”的课本,笑道:“父当年返宁都,人言其傻;祖父立誓办学,人言其疯。邱家骨头,本应长在宁都土里。”

三月后,宁都中学物理课上,邱炽倒置玻璃漏斗,堵下口灌红墨水,松手后水流悬空。“此乃大气压之‘脾气’。”他晃动竹筒,“山民打水,早谙物理。”他摒弃照本宣科:讲杠杆,带学生看村口木匠刨木;述浮力,蹲池塘教扎芦苇筏;论光学,让学生提煤油灯,墙上投人影:“看,这影如旧世道,看似吓人,光一照便露原形。”

对邱炽而言,祖辈点燃之火,父辈传递之光,到他手中,必须更亮。

微光守望 润物无声

邱炽之子邱仲园,曾下放偏远山村,他扛谷袋、挑塘泥,任劳任怨,又因不幸骨折,未得善治,右腿落下残疾。

1979年,父邱炽退休,邱仲园顶职回宁都中学,任后勤总务,成为校园最忙碌的“保管员”。课桌椅损坏,他扛工具箱,教室巡修,将坏桌椅搬至总务处门口,坐下细细修理。门窗玻璃碎,寒风灌入,他立寻玻璃,挪步登梯更换。腿脚不便,学生在下揪心,他却稳当换好,仔细封边。春日操场边修篮球架,佝偻背影沐阳;冬日寒风中补窗,呼出团团白气,时有学生递上热水。工具箱中锤、刀、钉,皆被磨得锃亮。

校长赞:“邱老师未站讲台,其行其德,

便是最好的课。”校园中,邱仲园瘸腿忙碌身影,成无言教科书。

烛火续燃 点亮星光

2025年6月30日,笔者采访邱璧第五代孙邱昌明时,他反复强调:“邱家五代皆宁中教师,非名人,只在平凡讲台传承家族精神,将‘教书育人’融入日常。”

生于1978年的邱昌明,内敛低调,1999年大学毕业,被深圳外企高薪聘为工程师,任电子产品研发负责人,开发电话、BB机、手机等,月薪3500元——远超当时宁中教师月薪200元。

一日,邱昌明突接祖父邱炽来电:“父亡,盼归。父亲遗愿:望你回宁中教书。”俯瞰车流如河,他胸中如塞湿棉。三年打拼,团队开拓香港市场,抽屈锁着猎头高薪聘书,然深夜调试程序时,父亲邱仲园跛足修桌椅的身影总在眼前浮现。犹记离家时父亲紧握其手:“邱家四代守宁中讲台,非为名利,是气节。盼你亦成宁中教师。”

那年金秋,邱昌明背负编程书籍踏入宁都中学,成为邱氏第五代园丁。

计算机首课,邱昌明持自制电路板模型讲解二进制。教学中,他发现不少学生因主课不佳而自卑,他便和风细雨疏导,为学生另辟赛道。在他眼中,被成绩掩盖的动手能力、思维活力,皆是闪光璞玉。学生谢海斌曾成绩垫底,自暴自弃。邱昌明却见其拆装机械时眼中有光,摆弄电脑时专注异常,遂利用课余“开小灶”,手把手教谢海斌编程。那时,师生灯下调试的身影,成校园独特风景。当这个“考不上大学”的孩子终入象牙塔,邱昌明知晓,他守护的是一个孩子的未来。邱昌明无惊天宣言,却以行动践行责任,使“朽木可雕”成为现实,让每个孩子沐浴教育阳光。他的课堂,教育公平是点亮被遗忘星光的火种,温暖而坚定。

“平凡非平庸,是把一事做透,将一心焐热。”父亲的话如枚图钉,将邱昌明二十余载教学生涯,牢牢钉在宁都中学的红砖墙前,风雨不侵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同绘美丽画卷 共建文明赣州



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 赣州市文明办 赣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

本报地址:赣州市八一四大道60号 发行热线:8121878 8121828 本报年订价:420元 印刷单位:赣南日报印务中心